



巴甫連科短篇小說集



2202
7753

巴甫連科短篇小說集

趙映書 林雪松等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3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602 字数 17,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1/2 插页 2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600 册

定价(6) 0.58 元

本書出版說明

彼得·安德烈耶維奇·巴甫連科（1899—1951）出生在彼得堡一个鐵路員工的家庭，他的童年和幼年时代是在格魯吉亞度过的。在梯比利斯念完中学以后，加入了紅軍，于1920年入党。他在阿捷尔拜疆和格魯吉亞做过几年党工作。1924到1927年，曾在土耳其苏联商务代表处任职。这时他寫了許多特寫，發表在各报刊；“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是他的第一个散文特寫集。

1930到1931年間，巴甫連科寫了中篇小說“沙漠”和長篇小說“防寨”。在“防寨”中表現出，作者已經掌握了现实主义創作方法。往后，作者的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陸續寫了許多优秀的作品，如長篇小說“在东方”，电影剧本“雅柯夫·斯維尔德洛夫”、“阿列克山大·聶夫斯基”和“宣誓”。

1932到1938年，巴甫連科編輯高尔基首創的“第二十二年文集”和“三十天”雜誌，1934年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

1938年因文学活动，他榮獲列寧勳章。

1939年，他以随軍記者身分参加了跟白芬軍的战争，因而獲得紅星勳章。

偉大衛國战争一开始，巴甫連科就作了“紅星报”随軍記者，到

过西綫，布良斯克战綫、克里米亞战綫、外高加索战綫和第三烏克蘭战綫。在諾沃羅亞斯克保衛战时期，因指揮某黑海兵团，獲得紅旗勳章。

1945年起，作者住在克里米亞，寫了長篇小說“幸福”、一些中短篇和电影剧本“攻克柏林”。自1946年开始領導全苏作家协会克里米亞分会，編輯“克里米亞文集”。从1947年起担任“旗帜”雜誌編輯委員。

巴甫連科是苏联最高苏維埃代表，四次斯大林獎金獲得者。

最后一部長篇小說“海上劳动者”还没有完成，他就逝世了。

收集在这本書里的二十个短篇，大部分寫于衛國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这些作品鮮明地表现出作者作为一个積極的共產主义战士的特点。出現在作者笔下的人物，是苏維埃國家的捍衛者和建設者——战士、少年游击隊員、集体農民、礦工、農藝师和工程师。作者怀着極大的热情，歌頌了这些純朴坚强的普通人，生动而具体地描寫了他們的斗争、友誼、幸福、痛苦和爱情。对敌人的憎恨、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信心，像一条紅綫貫串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即使是歷史題材的作品也不例外。

这二十个短篇，譯自“苏联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巴甫連科短篇小說集”、1949年出版的“巴甫連科选集”和“苏联作家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路上的呼声”。其中四篇曾在“譯文”上发表，这四篇及其譯者是：“話的力量”（亞克譯）、“格利果里·苏路希亞”（錢誠譯）、“山中故事”（王成秋譯）和“路上的呼声”（亞克譯）。“我的老鄉尤苏波夫”、“地雷狂想曲”、“一束小故事”、“黎明”、“秋天的朝霞”、“休养”等六篇係林雪松、赵映書合譯，其余十篇均系赵映書所譯。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955年5月

目 次

話的力量	1
格拉齊之夜	4
格利果里·蘇路希亞	14
我的老鄉尤蘇波夫	21
地雷狂想曲	27
成功	35
榮譽	41
一束小故事	49
山中故事	57
黎明	66
無名者的生命	73
落雨	84
秋天的朝霞	94
海濱	101
休養	109
路上的呼聲	121
暴風	131
生活食糧	137

忠实	149
从旅途带回的名字	169

話的力量

当我感到困难，当怀疑自己力量的心情使我痛苦流泪，而生活又要求作出迅速和大胆的决定，由于意志薄弱，我却作不出这种决定来的时候，——我便想起一个旧的故事，这是許久以前我在巴庫听一位四十年前被流放过的人說的。

这故事对我起了很有用的影响，它能鼓舞我的精神，坚定我的意志，使我把这短短的故事当成我的护符和咒文，当成每个人都有的那种内心的誓言。这是我的頌歌。

下面就是这篇故事，它已經縮短成能够对任何人叙述的寓言了。

事情發生在四十年前的西伯利亞。在一次各党派流放者秘密举行的联席會議上。做报告的人要由鄰村來参加會議。这是一个年輕的革命家，名气很大，也很特出，并且是一位前程远大的人。我不打算說出他的姓名。

大家等他等了很久。他沒有來。

把會議延期吧，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許的，而那些跟他屬於不同政党的人却主張他不來也要开会，因为，他們說，这样的天气他总归是來不了的。

天气实在也真是惡劣。

这一年的春天來得很早，山南光禿禿的斜坡上的積雪被太陽晒軟了，要想乘狗拉雪橇也办不到的。河里的冰也薄了，發了青，有些地方已經浮动起來了，在这样情形下，滑雪來很危險，要駕船逆流而上也还太早：冰塊会把船挤碎的，其实，即使是最強壯的漁夫也抵不住冰塊的冲击力。

然而贊成等候的人並沒有妥協。他們对于那个要來的人是一向深知的。

“他会來的，”他們坚持說。“如果他說過：‘我要來’，——那他就一定会來。”

“环境比我們更有力量呵，”前一种人急躁地說。

大家爭論起來了。忽然窗外人声噪雜，在木屋跟前玩耍的孩子們也兴奋起來，狗叫着，焦急不安的漁夫們趕緊向河边奔去。

流放者們也从屋子里走出來。他們眼前出現了一个驚奇的場面。

有一只小船繞着弯慢慢地冲着碎冰逆流而上。船头站着一个瘦削的人，穿着毛皮短外衣，戴着毛皮耳帽；他嘴里衔着烟斗，他用安詳的动作，不慌不忙地用杆子推开流向船头的冰塊。

起初誰也沒注意，这小船既沒有帆又沒有摩托，怎么会逆流行駛，但当人們走近河边的时候，大家才吃了一驚：原來是几只狗在岸上拖着船前進。

这样的事在这里誰都沒有試过，漁夫們驚奇得直搖頭。

其中一位年長的人說：

“我們的祖先和父親在这兒住了多少代，可是誰也沒敢这样做过。”

当戴耳帽的人走上岸來的时候，他們向他深深地鞠躬致敬，

“到來的这一位比咱們大家更会出主意。是个勇敢的人！”

來者与等候他的人握了握手，指着船和河說：

“同志們，請原諒我不得已迟到了。这对我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有点不好掌握時間。”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或者說人家講給我听的这个富于詩意的故事中是不是有所臆造，我不得而知，但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对我來說，再也沒有比这个关于信任一句話和关于一句話的力量的故事更真实和更美好的东西了。

1936——1946 年

格拉齐之夜

喜爱格鲁吉亚的人，到了茨哈尔土波而不去看看格拉齐，那可得算作一桩罪过。然而这一年的春天是这样意外地多雨，因为雨，路又这样难走，行程也就耽誤了許久。

一天早晨，我們到底乘車出了庫达伊西^①。那路，窄窄的，在高聳的里翁河岸臉頰上搔出一道輕輕的痕印，时不时往河里落砂土。

正当春天，石榴樹开了花；珊瑚般的花的光澤閃耀得如同过節时分，那些花，一朵朵又稠密又鮮艷，挂滿了樹枝，像是縱樹上的玩具。

在里翁水电站的灰色堤壩前面，棕黃的里翁河水緩緩地、像快要沸騰似地迴旋着。

不久，路弯進山里，一路景色平常，直到那寬闊的茨哈里—齐特里山谷豁然展开在眼前；在谷地后面的远山之上，像一只蒼鷹兀立着的，便是格拉齐寺。

一条小河，費了几千年的功夫把寬闊的山谷鑿开了，懶懶地

① 格鲁吉亚西部的一省，省会也叫庫达伊西。茨哈尔土波和格拉齐都在庫达伊西城西北；格鲁吉亚古代名帝大衛四世（見第6頁注2）曾在格拉齐設立軍事學院。——譯者注，以下凡未注明原注的注文，都是譯者所加。

在狹窄的峽谷里彎曲盤旋。

一帶不高的群山，蜿蜒相連着，從河流後面露出頂峰來，宛如一幅迷人的圖畫。复蓋着群山的森林，帶着千百道樹影，給群山投上一種輕柔的起伏之勢，印上了一片深綠。

遠山的蒼翠的峰嶺，沒有把天空遮掩。只有在天際隱約可見的最后一排山巒，用它灰茫茫的拱背，自由自在地支撐着藍天的一角。

從早晨起，天空便塗敷着云彩，正像是先塗上着色劑，準備抹漆趕着過節一樣；到了中午，那鮮艷的、仿佛還沒有干掉而帶着香味的蔚藍色彩，已經勻淨地布滿了天空的表層。藍色向邊緣流布，凝聚在山峰之上。

這輕飄得無可比擬、沒有沾上一絲陰暗的天空，這些山巒（它們像一群身披深綠色外衣的舞蹈者，疏落如畫地散在四周），面臨着它們熱情的創造力量，有誰能不為所動的么？

第一排舞者——這幅多層照片中最年輕的，偃臥在地上。第二排舞者卷起峭壁的衣襟，從果園後面微微露出臉來。第三排却全身挺立，伸開綠色的肩膀，把那些有如一只只蒼鷹的寺院擎在肩上。他們仿佛只在等着一聲號令，便待把鷹兒撒放入高空。

據說在古代，每當敵方的大軍沖進里翁山谷，首先把全國驚醒的便是寺院^①。寺院的大鐘敲起警報，一座座寺院相繼點燃報訊的火光。全國立刻就武裝起來。

格拉齊——這個國家的少數未被毀掉的保存物之一（小小的僻靜山谷救了它），這只火紅色的蒼鷹，它收攏着石掌挺着身子，安詳而又警覺地環視着四周。

① 這裏的“全國”，當指十一世紀由大衛四世建立起來的統一的格魯吉亞封建國家（巴格拉吉翁諾夫王朝）。

这座寺院的沿革我不清楚。某些很早以前听来的关于塔瑪拉和盧斯塔維里^①的傳奇，朦朧不清而又五光十色地（在这种情形下总是这样）涌現到記憶中來。

不过我發現，建造这座寺院的人，是以一个偉大的画家和目光远大的軍人身份想出它來的。他是給軍人、画家和詩人选定的这个地点。

本地的歷史家，一位儉朴的白髮妇人，从还在庫达伊西的时候起，到去格拉齐的路上，一直都在向我叙說許多关于复兴者大衛^②的事迹。这位奇异的勇士的形象，經過她一轉述几乎成了現代人物。她兴奋地叙說着，仿佛是要送我去为大衛服役，需要我決定的是：去了解主人而追随他呢，还是对于这块天地終身做个异鄉之客？这天地是不会容許一个旁觀者的。她簡直就要開口說：“等您進一步了解了，您会更愛他的！”

在她——这位格魯吉亞女人，歷史是她本身生活的一部份，她說起皇帝和詩人，仿佛是在把自己錯綜复雜的家事对着我和盤托出。歷史的事实在她的叙述里像是她的傳記的細節，而那些有关格拉齐的盛極一时的可悲的掌故，就像近親們的書信的節錄。

那擅于繪画的使徒盧卡^③，在她口中很得好評，被当作优秀

① 塔瑪拉（一一八四——一二一三），大衛四世的曾孙女，执政期内格魯吉亞封建王國曾有很大的發展。盧斯達維里在他有名的長詩“虎皮武士”中歌頌过她。

盧斯達維里，十二世紀格魯吉亞偉大的人道主义詩人。

② 大衛四世，又称复兴者大衛或建設者大衛（一〇八九——一二五），格魯吉亞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是他完成了把格魯吉亞統一为封建的君主國家的事業。在位时期，格魯吉亞的文化有过很大發展。

③ 疑指十六世紀荷蘭名画家盧卡·列金斯基（一四九四——一五三三）；不过何以称为“使徒”，則不詳。

的画师。是他所描繪的聖像，她都知道得很确切，就好像她是这些聖像的唯一的繼承者；不錯，这位繼承者是遭了盜竊，但珍品現在被人收藏在何处，她却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她永远也不会寬恕这样的欺凌。

我得承認，她的那些故事我記住的不多。

是哪一位可汗的旗幟，塔瑪拉曾贈給寺院；是哪一座城市的門樓，大衛運來了这里；——这在我反正都是無所謂的。

蒙古人侵襲以前那嚴酷的、前途充滿希望的世紀，在我心里光彩怒放地勾画开来。

在格魯吉亞，有盧斯達維里；在阿塞拜疆，有尼扎米；在基輔，在羅斯的發源地，有波揚^①。

偉大的人道主义思想透过血肉橫飛的戰爭誕生出來，它大大超越于西方的經院哲学。这种运动再繼續一兩個世紀，小小的欧罗巴便会在自己的东方發現一个燦爛丰富的文化世界，而且將向它吸取生長的汁液。

然而蒙古的鉄騎像雪塊在欧罗巴东部崩落——从烏拉爾到柯爾希達，燃遍了烽火^②。

一切都瀕于滅亡，不管是人还是文化。大規模的戰爭在欧罗巴田野上進行。可是突然羅斯把蒙古人進攻的火焰冷卻下來。羅斯所拯救下來的西方文明，變成了最古老的。東方支离破碎了，西方却保全無恙。

不过沒有甚么东西会消失得無影無踪。

① 尼扎米（——四——一二〇三）阿塞拜疆偉大的人道主义詩人，世界聞名的五部長詩“五詩集”的作者。

波揚，俄羅斯民謠中的古羅斯詩人，見于“伊戈爾远征記”。

② 古代希臘人稱東格魯吉亞為柯爾希達，希臘神話取金羊毛的故事里提到过它。

人类的非凡的記憶保存着过去的只鳞片爪。它們随着時間而連接起來。人类思想的譜系，千絲万縷地一一复現，可是任何單方面要証明这譜系是自己的、嫡親的，并不是出于抄襲假借，那几乎就不可能。

小小的沾名釣譽的欧罗巴，習慣于把自己看作是最古老和最智慧的。

它不願意向別人的过去、別人的陵墓頂礼。我得到这样一些人，他們迅速而灵巧地証明出：东方所从未达到过的那一切，都是在西方建立起來的，再怎样往东也超不过拜占庭^①。

可是东部欧罗巴收回它在歷史上的光荣的合法权利的时机，正一步步到來……

路拐一个弯，進入山谷，兩旁是些帶刺的灌木林，白头蓬松的花朵像羊毛似的一球球从枝上垂下來。繞过一所像酒桶般芬香的车站，再穿过一处零乱地散在山丘上的村落，路便朝上直奔寺院。

到这时候才开始看出来山势多么險峻，山上的寺院又是多么傾大宏偉。远看呈紫紅色的寺院，現在，臨近了，却顯出羊皮紙的顏色；它那嚴整体形的尖削的綫条，赋与它一副干枯的筋骨突出的外貌。它好像一个老牧羊人，肩上披着火紅的外套，一頂尖尖的灰色風帽戴在头上。

不过，臨近了，它在远处所具有的那种無法重現的誘惑力也就失去了。

然而只要停步向后环顧，朝那深深下陷的谷地望去，望望它里面几乎不可見的茨哈里—齐特里河的石床，火柴匣似的火車站，

^① 古拜占庭之地（即今土耳其一帶），东与格魯吉亞、亞美尼亞接壤。

和山坡上呈出的接連成行的綠色葡萄園；那一塊塊棕黃碧綠的耕作地，边上鑲着灌木林的黑黑的針刺——那一幅彩色的圖案；那一株像清真寺誦經閣般高大的、昂首引帶着西面一座小山的老樹；——看見原先在谷地东北部爭奇斗妍的一切景色都倒退轉去，于是一種新的、剛剛顯露的美感，便已經在心头顫栗沸騰起來。

金合欢和素馨花一路伴随着我們攀上寺院。日色正盛。可是却这样寂靜，仿佛大地上正籠罩着白夜^①，这世界还在酣睡，还没有醒來。

嬰兒的啼哭声从足足三公里以外傳來，还听得見母親在哼着歌兒哄他。

寺院里，除了兩個看守再沒有旁的人。

在寺院的陰森的薄黯里，壁画上只看得見一些眼睛像处女的壯美雄偉的武士。格魯吉亞的聖者是好战的。他們受尊崇的那些年代是風波多事的，僅僅靠着經文便一步也不能前進。

这些聖僧用刀劍來領受洗礼，而且，看他們臉上的表情，絕不能說他們会常常守齋。

他們吃得多，喝得多，猛烈地战斗，猛烈地愛。他們手執刀劍，是本着这样的認識：那些世紀中的格魯吉亞人，可以依靠自己的保護者而高枕無憂。这些鬚眉怒張的年輕的聖者，就是在上帝本人面前也不会放下武器，而且，他們还会为了任何事端和上帝拚个你死我活而毫無良心的疚責。

他們的肩膀很寬，顯然，声音也曾經是洪亮的。格魯吉亞虧

^① 南、北緯六十度以南（北）地区，夏季終夜不暗，称为“白夜”。列寧格勒在七、八月間也可看到这种景象。

了这样的長着大胆無畏的眼睛的聖者，才得以存留下來。

雀鳥从破窗里飛進來。它們的巢就在寺院圓頂下的甚么地方。纖細的絨毛从上面緩緩下落，閃着光，跌入射進來的一股陽光里。

这里歷來居住着雀鳥。据傳說，当这座寺院还在修筑的时候，燕子使用嘴銜來了泥土。不过寺院是在九百年以前就建成了的，它們却不断銜來又銜來泥土，仿佛在不知疲倦地修补着牆壁；在这段時間里，它們对这些牆已經習慣了。

寺院座落在一片細柔嫩綠的草坪般的小草上。在許多年以后修筑起來的附屬房舍，緊挨在寺院的牆边。

寺院的一个入口处，有着复兴者大衛的陵墓。这位建設者帝王当初曾吩咐这样地埋葬他，要使得后人走進寺院的时候在他的坟上踏过。

綠草——这庙宇的一切古物中最古老的，环抱着寺院。蜜蜂嗡嗡地飛聚在甬牆前面的素馨花上。寺旁的木屋中，吐散着一股陈蜜糖和蠟的气味，來客們夜里便睡在这屋里單薄的旧沙發上。

院子（其实是懸崖上的一处露台）的尽头，矗立着那座叫做学院的廢墟，外牆上的拱形窗子懸在空中，像飛機的艙門。

从爬滿濃密的常春藤的窗口，望得見一小段谷地。看來若是把窗子移到一边，窗子所框出的景色也会随着它移动的。这片景色像一幅嵌在石框中的圖画，它和石框共同生息。

我站在窗子里，俯臨山谷，手扶着潮湿的綠灰灰的牆壁，晚風吹得我渾身發涼。手讓湿气弄粘了，臉上冷起來，可是我迎風站立着，我又快乐，又幸福，心曠神怡。

我覺得，我仿佛还年輕，還刚开始生活，而且僅僅是在今天，我才面臨着从哪里着手做起的選擇。

天色漸暗。絲綢般的天空慢慢变沉重了，像錦緞和天鵝絨。